

第十一屆「經典翹楚榜」之「經典與我」徵文比賽

公開組

季軍

題目：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

溫紹縉

文乎？質乎？

論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

君子乃成德之巔，文、質為君子之基。簡而言之，「文」，泛指人之外在表現，如談吐、舉止、衣裝，亦可延伸為權謀、計算；「質」，則指人的內在本質，如精神、氣蘊、性格，其意亦符原則、品德。合而言之，「文質彬彬」盛言人之內外兼修，配合適當，與「無過無不及」的中庸之道，遙相呼應。

然世人秉賦不同，或以文勝質，或以質勝文，終鮮能持中致和。既然中和難致，即進學成德昔又不得不辨文質之別。對此，子曾言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」，又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」，可知孔門重質而輕文，講究人們的本心多於行為，故有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」之言。鑑乎上言，可知君子之道實亦本末之學：以質為本，以文為末。但時移世易，君子之道已漸失其本。

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，貨物如輪轉，每天都在創造無上限的數字王國，累積無止境的金銀財寶。久而久之，作為創造者的人們竟也搭上個人的尊嚴和價值，逐漸異化為冷冰冰的待賈之物，汲汲營營地為王國獻身、為財寶賣命，追逐身外之末，忘卻為人之本。進而言之，異化之人為求脫穎而出，成為市場的王牌之貨，竟各出其謀，或出言抹黑、或設局計算、或作假陷害、或結為明黨，凡克敵致勝者，為之；或刻意行善、或虛偽大度、或粉飾包裝、或明哲保身，凡顯己賢德者，揚之。雖曰：「成王敗寇」，但此等損人利己、喪德忘本之舉，亦絕非君子所為。然而，歷史巨輪雖前行不輟，卻又總會回歸原點。

四年一度的美總統大選為世界頭大事，兩黨均籌備經年，務求問鼎寶座，入主白宮，領導環宇。如此大事，正俟君子，但觀乎整個競選過程，卻可知這不過是一場重文輕質的喪本之爭。

歷屆選舉，候選人均會因應黨派立場及諮詢民意，以訂定競選大綱，並據此確立政策方向。但當入主白宮後，或出於黨派之爭、或基於利益之奪、或礙於人事之煩，不少政綱只能淪作口之文，作欺世盜名之用。現任總統川普自就任以來，即簽發多項行政命令，以及履行多達二百八十九項競選承諾，為人所稱。先不論川普的行政命令是否合理或有益於民生，但觀乎傳媒報道及民眾反應，可知「實踐承諾」已非衡量總統稱職與否的最底要求，而是群眾對總統的風評指標之一。對此，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便直言：「從政昔不應盲目追逐民意」，這亦意味着總統選舉已非競較個人能力及品格的君子之爭，而是一場文過飾非，講究包裝和策略的鬧劇。

第十一屆「經典翹楚榜」之「經典與我」徵文比賽

此外，歷屆選舉前後都必會出現醜聞及抹黑潮，目的只在於打擊對手，讓自己處於道德高地，營造民意潮流，藉此提高支持率。歷史上，一九七零年的「水門事件」可謂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醜聞，不獨造成大量政府官員被起訴，時任總統尼克遜引咎辭職，更讓共和黨於來屆中期選舉大敗；一九六四年，林登·莊遜則以「雛菊女孩」的廣告，抹黑共和黨候選人貝利·莫里斯·高華德，造成共和黨大敗的結果。同樣，先不論上述兩事的良好影響，但其本質則幾可肯定為打擊對手的醜聞及抹黑手段。子曾曰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」君子雖爭，但所追求的是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的器量，以及公平較技、傾盡全力的態度。顯然，美國選舉絕非孔子口中的君子之爭，而是淪作政客們為求目的、不擇手段的權力遊戲。

觀乎上言，可知「文勝質則史」已為世界潮流，且更有「滅質亡本」之勢，與先賢所許的「質勝文則野」，已是大相逕庭，更遑論「文質彬彬」的君子之局。其實，就理想而言，文與質就如太極兩儀的陰與陽，兩者既截然不同，又相互依存，且能水乳交融，彼此滲透。所謂「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」，陰陽彼此成全，文質相互發明，合則兩美，分則兩傷。然而，現實又總是事與願違。

近年來，香港政局動盪、社會撕裂，建制及泛民兩派勢成水火，無論是選戰前後或日常事件，都已淪為戰場。但建制自持人多勢眾、資源豐富，操持輿論、擺弄政局，不斷揭發醜聞、歪曲言論，以抹黑對手，對於政事卻又妄顧貧苦，盲從政府及中央，引致多項基建出現問題，而貧窮人口又有增無減，實是「文勝質」的典型；泛民本具民意基、道義之正，大可與建制一較高下，然其不懂權謀、盲守道義，先有梁耀忠任主席，後又自矜過甚，黨同伐異，終致內耗嚴重，未能貫徹議會之職、監察之責，此又為「質勝文」的模範。文質失和，本末不穩，君子難立，更遑論政通人和的彬彬之況。

進而言之，國際社會評論香港地位之時，又有「黑手白套」之說。百年殖民，讓香港早與世界接軌，本為落後漁村的港口亦得益於健全的法治制度和廉潔的金融體系，世界的工商巨賈都爭相往來投資、設廠，從而搖身一變為蜚聲國際的東方之珠。但隨着回歸日久，部份國內企業竟利用香港「金融中心」的招牌，大肆進行不法、不義的事務，如逃稅，洗黑錢等等，將髒亂不堪的「黑手」藏於白璧無瑕的「白手套」之內，欺世盜名。黑手為質，文以白套，驟眼看來，白套的眩目足以遮蓋黑手的污穢，但文質不合終非君子道。

其實，早於春秋之時，老子便已洞悉世道人心，大多重文輕質，故曰：「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；多藏必厚亡。」想不到，數千年前的舊事，循環往復，不斷重演。毋怪乎，歷史學家黑格爾也悲嘆：「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，就是人類從歷史上學不到任何教訓。」對此，至聖孔子亦唯有徒嘆奈何：「中庸之謂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

觀乎上言，可知「文質不合」均與莫大利益有關。誠然，古往今來，無論是生活於蠻荒時代的先民，還是文明先進的時代，人們都為生存而努力掙扎、扭盡六壬。當生存條件得到滿足，人便會進求財富和物質。為此，孔子便曾言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

第十一屆「經典翹楚榜」之「經典與我」徵文比賽

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」儒家從來不反對人們追求富貴，遠離貧賤，但底線是「道」，亦即倫理上的「應然」。

若將此「應然」放於傳統思想上，那便應與「無欲則剛」及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的思想有關。所謂「無欲則剛」，意即人若能修養己身，在無盡的欲望前，懸崖勒馬，保持清醒，不會掉落貪婪、過度的深淵。若能如此，人便不會被其他思慮所牽動，亦能堅守原則、剛正不阿。至於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，則強調了安貧樂道的重要性。史載孔子高徒顏回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。顏回追求的並非富足的生活，亦不介意物質匱乏，但求適度合宜，心中富有便可。

合而言之，人在欲望、利益之前，正能考驗其心志之堅，務能超越表相的誘惑，堅守世間的真道。就消極而言，人若能調整心中的欲望，不被利誘，便不會思出其位，甚至為求目的，不擇手段。誠能如此，即能以恰度的「質」克制「文」的擴張和失控，避免「文勝質」的問題；就積極而言，所謂「知足常樂」，人能滿足當下，便可以視乎客觀環境，作出恰當的行動，以表現良善的「質」，確保「質不逾文」。如此，「文」「質」互動互補，便能達至「文質彬彬」的君子境界。

（此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）

評語：行文流暢自然，間有精妙之排比句。內容豐富，反覆論證，層層推進，文氣跌宕。